

九〇四號轟炸機後座的陳錫純烈士

· 陳尚勇 ·



「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

「崇海樓」是筆者母校空軍官校內的一棟寢室大樓，筆者亦曾在該棟樓度過官校二年級與三年級的快樂時光。如同大家所知道的，這是以先期學長沈崇海烈士命名紀念，並砥礪官校後期學弟，效法烈士勇猛無畏、捨身報國的精神。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後，對日抗戰全面打響，八月十三日，日軍撕毀淞滬停戰協定，大舉進攻上海。淞滬會戰爆發後，停泊在長

江口、上海白龍港海面，以「出雲號」為旗艦的日軍第三艦隊，不僅用艦炮支援日軍的陸地戰鬥，同時還掩護並運送後續到達的陸軍由海上登陸，對在岸上戰場防守的國軍構成巨大威脅，這場戰役是抗日戰爭期間，國軍與日軍的首次主力會戰，國民政府經考慮再三後，決定派遣空軍參戰。

在當時，日本海軍旗艦「出雲號」是一艘排水量近萬噸的裝甲巡洋艦，曾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日俄戰爭，並曾為日本天皇的座艦。這艘長一百二十一公尺，寬二十點九公尺，主機功率一萬四千五百匹馬力，配備二〇三釐米砲四門，一五〇釐米砲十四門，十二磅速射砲十二門，二點五磅速射砲八門，四五〇釐米魚雷發射管四具。其巨大的威力，令人望而生畏，同時被稱為「不沉之艦」，亦是侵華日軍的精神象徵。

淞滬會戰開戰隔日八月十四日，我空軍除了在杭州笕橋締造了聞名中外的「八一四空戰大捷」，空軍第二

大隊（轟炸機大隊），由副大隊長孫桐崗率第九中隊中隊長謝郁青，第十一中隊中隊長龔穎澄等，於當日上午、下午分次出動諾斯洛普「伽瑪2E」型輕轟炸機（Northrop Gamma 2E）二十一架（又稱A-16攻擊機），從駐地安徽廣德機場起飛，冒雨在惡劣的天候環境下奔襲上海，出擊轟炸日本海軍第三艦隊所駐泊江面及日本海軍陸戰隊囤積物資的楊樹浦碼頭、公大紗廠等據點，予敵重創。日軍登陸計畫因而嚴重受阻，這也是中華民國空軍歷史上輝煌戰績的開端。

據當時的報紙報導：

「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時三十分，我空軍轟炸機六架襲擊出雲艦，投彈三枚，兩彈落於軍艦左近處。十一時二十二分，三架轟炸機炸彈命中出雲艦。」

戰後出版的日本戰史也承認：

「這天，中華民國空軍出擊五次共四十架次，襲擊侵滬日軍，轟炸了停泊於黃浦江中的出雲號等艦艇。」

安徽廣德機場位於江蘇、浙江、安徽三省八縣交界處，距當時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僅二百五十餘公里，是東進西出的橋頭堡，在軍事戰略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機場始建於民國二十一年，當時叫飛行場，位於廣德東鄉十里溝，占地四百餘畝，由當地各鄉鎮攤派民夫修建場坪，次年修成。然囿於國民政府派員驗收時，認為機場狹小並不適用，便於民國二十三年，在縣城北郊徵地一千二百畝重建機場（約八十萬平方公尺）。機場內設置通訊電台乙部，機坪南端有十二公尺高，能容十架飛機的機庫乙座，附近有平房百餘間，空軍第二大隊進駐廣德機場後，該機場成了我空軍出擊轟炸上海吳淞口、杭州灣等地日軍、日艦的重要基地之一，其機場基地警衛勤務，亦由當時國軍精銳部隊——中央軍校教導總隊轄下的一個連負責。

當時空軍第二大隊下轄第九、十一及十四等三個飛行中隊，配備了A-16攻擊機三十七架。該型機為民國二十三年時，中央杭州飛機製造廠與諾斯洛普公司，首次共同合作產製。這比民國六十年代，空軍航發中心與美國諾斯洛普公司合作生產F-1型噴射戰鬥機足足早了四十年。A-16攻

擊機為下單翼設計，乘員二人，武裝為零點三吋口徑固定機槍兩挺，後座活動機槍一挺，可攜炸彈一千一百磅。對日抗戰之初，空軍第一大隊奉命將該大隊全部A-16攻擊機及部分人員併入第二大隊集中統一運用。

八月十九日上午九時，空軍第二大隊第九中隊由隊長謝郁青率領A-16攻擊機七架，在第四大隊霍克三驅逐機七架掩護下，自安徽廣德出發，經長興、吳興前往佘山及白龍港，轟炸日本船艦。沈崇誨烈士時任分隊長，駕駛編號九〇四號機，同機後座為轟炸員陳錫純烈士，負責領航、投彈與機槍射擊等職責，當時陳錫純僅是少尉，這也是他從寬橋中央航校五期二

班轟炸科畢業後，執行的重要任務之一，他懷著满腔激情，而這天離他的二十二歲生日僅僅只差三天。

陳錫純民國四年出生於湖南望城縣華林村蕞衣塘，在兄弟姊妹多達十人中排行老二，也是家裡最大的男孩。做為家中長子，陳錫純被父母刻意培養，自小便上學讀書。「九一八事變」爆發時，他年僅十六歲，面對日軍入侵，小小年紀的他便慷慨陳詞，義憤填膺，積極投入長沙學生聯合會，從事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初中畢業後毅然決然投筆從戎，為國效力。他

先考入南京中央憲兵學校，民國二十二年九月進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期步兵科學習，最後以優異的成績，被遴選到杭州寬橋，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入學中央航空學校第五期二班。

囿於中央航校五期二班學員均自各軍校畢業生選優入校，因此入校後便無需再實施入伍教育，即至江西南昌進行義大利式飛行訓練，民國二十五年三月返回杭州寬橋補訓美式訓練，並於同年十月十二日畢業。陳錫純畢業後分發至空軍第二大隊任准尉見習官，兩個月後，他獲假得以返回湖南老家省親。做為家裡的長子，陳錫純烈士早就被父母定了親，並結婚生子。在當時他便有了個女兒，而妻子又有身孕了。而陳錫純所不知的是，他的小女兒這一生是根本沒有機會見到父親了。幾年前，一位八旬老叟



▲我國與諾斯洛普公司共同生產的A-16攻擊機。【本社資料照】。

周炳科，回憶那年年僅五歲的他，見到大舅陳錫純回家省親時的片段：「大舅長得很乖的，有一米七多，穿軍服筆挺的，好乖。」當時，周炳科隨父母前往蓑衣塘老家與大舅團聚。那次，一家人像打量一份精美器物一般圍著穿空軍軍服的陳錫純。他叫了聲大舅，陳錫純隨即從行李中拿出紙包糖和玩具給他。那天，大舅一高興還說要帶他去外地上學。

當空軍第二大隊轟炸日艦的編隊通過南匯上空時，沈崇誨所駕駛九〇四號機發生故障，機尾開始冒煙，並漸離編隊群。其餘飛機雖陸續飛至佘山海面上空，炸中敵二等巡洋艦一艘，然於任務完成返航歸途至白龍港上空時，又發現大批敵艦，此時已無炸彈可供投擲。沈崇誨發現所駕駛之飛機內部機械已經故障，尾部冒出漫長的青煙，漸漸脫離隊形，難以返回基地，只有立即緊急降落或跳傘逃生，沈崇誨不願苟且偷生，乃決定奮力一搏；他回頭看了一眼後座的陳錫純，示意陳錫純跳傘逃生，但陳錫純眼神堅定，決意一同赴死。沈崇誨也不再猶豫，決定奮力一搏，瞄準日艦出雲號後，加足馬力由六千呎高空撞向船艦，一聲巨響，烈火和濃煙衝上天空

，籠罩了船艦。

日本東京大本營的軍方公報後來也不得承認：

「淞滬戰爭中，支那空軍飛行員以少敵眾，抵抗強大的帝國軍隊，八一九白龍港海空之戰中，竟有支那飛行員駕駛機撞擊皇軍主力驅逐艦一艘，其勇猛精神頗出吾人意料。」

陳錫純在民國二十五年年底，省親假結束後，離開湖南蓑衣塘老家，那時的蓑衣塘已進入寒冬，草木枯萎，鄰里們穿著破絮的棉衣來為他送別，周炳科的母親跟身為哥哥陳錫純要了一張穿軍服的照片，他家屋後四十公尺就是通往省會長沙的馬路，那一刻，人馬走過，點點灰塵揚起，許多路人也加入這場送別中。他打量著這個被樹木和池塘包圍的地方，像是想再次記住家鄉的方位，回頭對親人說：「不用送了，會常回來看看的。」然而，這次他食言了。而那張照片成了他唯一留下的「樣子」，連稚嫩都未脫掉。

老叟周炳科依稀記得那白色挽聯中的其中一幅：「秋水滿江頭，數載垂情，日暮鄉關何處是？忠魂棲海畔，一言難敘，古來征戰幾人回。」



◀梁又銘老師畫作《同歸於盡》，沈崇誨同機後座陳錫純所駕駛九〇四號機，隨隊轟炸敵艦，因飛機發生故障，自知無法返航，竟以人機俯衝敵艦，寫下壯烈成仁的英勇篇章，此作品現存於空軍司令部【本社資料照片】。

編按：

一九七〇年代的愛國電影《笕橋英烈傳》，內容描寫抗日戰爭時期，空軍英雄悲壯犧牲的事蹟。記得片中沈崇誨每次出任務之前，都會看著機棚上的兩句話說道：「風雲際會壯士飛，誓死報國不生還。」最後一次出任務時，他對後座的陳錫純說：「誰無父母？誰無親友？只要讓一家人流淚，不要讓家人哭就行了！」銀幕上的那幾行字，激發多少國人的愛國心和豪情壯志，鼓勵了多少青年學子從軍報國。

畫面中沈崇誨拉下護目鏡，和陳錫純一起起飛出航，攻擊日艦「出雲號」，當座機故障後，他命令陳錫純跳傘，然後駕駛冒煙的戰機，義無反顧地撞向敵艦，機毀人亡，何其悲壯！他們明知事不可為，仍執意人機俯衝敵艦，誓以性命相許求取民族存續的壯志，縈繞長空。

矗立於「空軍烈士公墓」前方空地的「空軍忠烈將士紀念塔」，中層刻有四面浮雕，其中一面便是呈現沈崇誨及同機後座陳錫純壯烈成仁事蹟浮雕，以及時任行政院長俞鴻鈞題字「日月長昭」碑銘，銘記烈士們英勇衛國的事蹟和精神【本社資料照片】。

理想激勵，他們拋頭顱、灑熱血，捨生取義、挺身而出，他們活出了一個時代的典範。

推動時代的巨輪，是每個世代青年的使命與責任。沒有最早那一批空軍前輩的犧牲奉獻，就不會有後來以及未來一波波空軍健兒的熱血投入。未來，時代的重任交付給現代青年接棒，而空軍的「忠勇軍風」與「笕橋精神」由吾輩世代交替與傳承。無論是地平線的盡頭，或在蒼茫的天際線上，空軍健兒衛戍空防、永不懈怠。我們相信，英靈偉烈，必將縈繞長空，永遠守護著國家與人民；也將指引著未來更多繼往開來的空軍健兒，不畏犧牲，繼志承烈，為軍人神聖的使命，寫下不朽的篇章。

►▼「空軍忠烈將士紀念塔」其中一面鐫刻沈崇誨及同機後座陳錫純壯烈成仁事蹟浮雕，以及時任行政院長俞鴻鈞題字「日月長昭」碑銘，銘記烈士們英勇衛國的事蹟和精神【本社資料照片】。

